

Marija：大家好，歡迎收聽我們的節目不為人知的香港故事，來自邊緣的多媒體敘事，在我們的節目裡面，你會聽到生活在香港，不同的人的故事，從本地華裔人士到非華裔的本地人，以及被邊緣化的成員，我們很希望透過分享他們的故事，可以一起思考我們的生活方式，創造一個更加包容和多元化的社會。我是香港浸會大學翻譯傳譯及跨文化研究學系的 Marija Todorova，今天我們播客的嘉賓是 Aimé Girimana，本身是一位香港的難民，現時服務尋求庇護人士，今天他會分享自己的故事。

Aimé：正如你剛剛聽到，我是 Aimé Girimana，我通常向別人介紹自己為人道追求者，我十九年前來到香港，在不同的非牟利機構服務難民，現時我在一個名為 Justice Centre 的非牟利機構工作，所以我做的就是宣揚及教育社區，讓大家知道難民及尋求庇護人士在香港的經歷，其中一個目標或者其中一樣讓我特別驕傲的，就是看到自己的成就，我很驕傲可以見證小朋友穿著尿片，然後經歷，見證他大學畢業，考取好的功名。

Marija：這我也有共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人對人生命中的影響是有長遠的影響，就算是只幫一個人，對他的影響是一輩子的，你剛剛提到你在香港服務難民，其中一個字我覺得非常重要的，尤其談及到難民，就是家這個字，因為難民或者尋求庇護的人士就是被迫離鄉別井，在異地尋求一個新的家園，一個更安全的地方，所以我想問你的個人經歷，你的工作你的背景，還有家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Aimé：首先很多謝你這個問題，我會說家永遠是家，沒有什麼可以比得上家，而家對我的意義不是物質上的，是一個非常歡迎我的環境，這就是家，家會令你覺得我回家了，或者到家有人會對你微笑，這就是讓你有家的感覺，就是那種接納。

Marija：我稍後會再問你在香港是否覺得有家的感覺，但我想問他們在香港生活用的語言，你能告訴分享一下你懂的語言，而你在香港又有沒有機會與其他人用此語言溝通呢，如不能溝通，你又會用什麼語言呢？

Aimé：在香港我用不了母語，我已經七年沒有用我的母語溝通，除了致電回家，或者發電郵回家給家人時，我懂四種語言，我的母語是基隆地語(Kirundi)，法定語言是法文，我會說英文，亦會說斯華西里語(Swahili)，至於在香港如何和香港人溝通，或者我有沒有機會在香港用我自己本身懂的語言，其實是有的，主要用英文和本地人溝通，會英文就沒有太大的問題，這也是我很想稱讚香港的一點，難民群體中也有法語講者，也有人只會自己的母語，或者其他非洲相似語言，也有人會斯華西里語，所以有時我需要做傳譯的工作，幫他們打電話與業主或別人溝通，所以我相對沒有太多機會練習自己本身的語言，除了英語，英語就是會天天用，有時我也會有機會用自己的語言或者練習自己的語言。

Marija：你覺得香港難民及尋求庇護者所面對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呢？

Aimé：其實我有法律背景的，當我來到香港時，我發現難民及尋求庇護者完全被遺忘，有人需要在天星小輪露宿，早上起床就去九龍公園洗澡，都是沒有有效簽證或有效護照的，他們只能逃避警察的追捕，我大為震驚，也推動我去服務難民的緣故，將我的時間能力貢獻在幫助難民及尋求庇護者，這也是我為什麼開始在這個部分服務，我常常告訴大眾，難民有的權利，就是沒有任何權利，意思就是他們的處境是沒有辦法讓他們想像明天，他們的日常生活就是吃，睡，吃，不只一個月，不只一年，可能是十年，這樣多浪費人生呀，所以難民及尋求庇護者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生命中的未知之數，尤其小朋友如果早離家的話，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祖國究竟是長什麼樣子，他們只會知道，或者應該這樣說他們只會知道自己是香港，但這些難民小朋友在香港，也是完全沒有未來的，這也是對於難民父母的最大挑戰，他們甚至無法給自己子女買朱古力，這也是他們的一大挑戰，因為他們無法工作，帶薪或無薪都不可以，所以在香港，難民都是接收者，依靠別人，我們都是人，這些困難很折磨人，某些時候你甚至會質疑自己是否還是個人，結果難民、尋求庇護者得到的只有心理疾病、心理問題，但慶幸香港有非牟利組織，嘗試去填補難民及證尋求庇護者需求的空缺，其中之一就是 Justice Centre，正是我工作的機構。

Marija：你能分享一下他們做的是什麼工作？我知道他們提供很多法律援助與庇護尋求者，及免遣返聲請人士，如何才更有效率地幫助他們呢？

Aimé：感謝你問這個問題，但要記住，其實他們這份工作是義務性質，還要想想有多少人是正在香港尋求國際保護，那些人並非英語講者，亦都不懂廣東話，甚至對於難民條例完全沒有概念，所以你就會明白 Justice Centre 是在難民及尋求庇護者群體之中是多麼的重要。至於可以做些什麼，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首先，當然要增加人手才能應付尋求庇護人士及難民的需求，換句話說就是以經濟支持我們，因為我們並非服務香港市民，所以並沒有香港政府的經濟支持，同時亦都傳遞訊息，告訴大眾，香港有難民及尋求庇護者，非常需要幫助，正如我說，沒有人會知道自己會不會變成下一個難民，而沒有人是選擇成為難民的，早幾年我們都在講盧旺達的種族屠殺，之後是中非共和國，埃及，中東，也門，其後是敘利亞，再是阿富汗，現在是烏克蘭，所以我們無法知道明天會是什麼國家受影響，從來都不是我們的權利選擇成為一個難民，而不幸的是，幾乎有機會發生在任何人的身上。

Marija：對的，你剛剛列舉了很多 21 世紀內發生的衝突，令到很多人需要離鄉別井，放棄所有事情，然後四散到地球每一個角落，而我自己就有親眼見證過前南斯拉夫國家的變化帶來的流離失所，所以我完全明白你所說的，回到語言的問題上，其中一個我特別感興趣的，就是因為我在聯合國難民署曾經擔任過傳譯員，在營邊境的難民營，收留了很多難民及尋求庇護者，你剛剛談到很多尋求庇護人士來到香港未必懂英文及廣東話，他們不說本地語言的話，究竟要找語言支援有多困難呢？現時又有沒有足夠的傳譯員提供此支援呢？

Aimé：跟和你談這個真是太適合了，你應該知道香港傳譯員是多貴吧？非牟利機構根本沒有這個經濟能力應付這些款項，所以我們只能依賴義務傳譯員，但非常之困難，因為你可以想像到，如果你只用免費義務傳譯員，你未必可以得到最好的傳譯員。

Marija：有時，還是有機會的。

Aimé：有時吧，但這也是一大挑戰，因為我們必須依賴外來傳譯員，所以很多傳譯過程亦是線上做的，亦都增加了困難。

Marija：語言需求不僅僅是填表格，遞交申請，獲得法律援助吧，這議題比想像之中要闊。

Aimé：當然不只是填表格，同時亦都需要了解你的工作，譬如，有些人不太懂他們所做的事情，因為需要顧及整個社會機制，所以他們可能不求甚解，就把事情完成，但不只是填個表格。

Marija：填表格和講述自己的故事的方式亦都會影響你申請的結果，

Aimé：完全正確，如何演繹，傳遞訊息都有影響。

Marija：明白，如果要在香港留多過一年就不僅僅是法律的需求，很多日常生活的活動都需要，所以不懂英文、廣東話或中文的話，或會限制你的活動，你能做的事情。

Aimé：對呀，正確。當然有些人選擇放棄或直接留在家中，所以你不需要被標籤為非華語，非華裔人士，或只會講方言的人，所以留在家中。

Marija：放棄互動，變成一個循環。

Aimé：對，這就是我所描述的難民及尋求庇護人士的生活，就是吃和睡，而且同樣的東西，日復一日，吃的都是一樣的東西。

Marija：你剛剛提及到，你已經七年沒有跟任何人用自己的母語溝通除了，給家人發信息電郵之外。

Aimé：或者打電話。

Marija：明白，我想了解一下以非母語表達自己及自己的身份，對你來說是一個怎樣的感覺？

Aimé：那些時刻就是你會明顯感受到自己是一個外國人，自己是一個陌生人，同時亦都有些危險，因為用其他語言溝通，亦都影響你的母語，你的用語就會摻雜越來越多其他語言，你的母語就不再是純正的母語，你需要用到其他語言的輔助，可能其他人就會覺得你說話很奇怪，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所以這也是影響---

Marija：所以你會覺得你無法用任何語言表達自己嗎？因為你的母語逐漸流失，又覺得其他語言無法表達所有感受？

Aimé：對於抒發感受來說，會的。

Marija：他們怎樣克服困難呢？

Aimé：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任何人士來到香港，他們或許是旅客以 14 天或三個月的簽證入境，時長就視乎你來自哪個國家，可選擇在機場向入境處投案自首，所以有兩種情景，如果你向入境處自首的話，其實

是很危險的，因為如果你的案件不獲受理，你就會有機會被遣返回家，所以很多人不願意冒這種險，大部分的人都以旅客身份進入香港，如持有有效簽證，你就無法聲稱自己為尋求庇護人士，所以非牟利機構亦都無法幫助你，需要等你的旅客簽證過期，當你的簽證過期後，機制就會將你變成犯罪者，因為你尋求庇護是在違反逗留條件之下，然後向入境處自首或被警察逮捕，以違反逗留條例被拘捕，視乎你的處境，但通常扣留最起碼兩星期，這是現時的发展狀況。但在 2008 之前，扣留可以以年計，當你被扣留後他們就會拿走你所有旅行證件，然後你就要需要簽署文件過後，他們就會給你發出一個記錄案件的文件，就是表格八，然後你就可以離開，之後你就需要接觸非牟利機構，開始遞交你的申請，這時 Justice Centre 就會介入，非牟利機構就會介入，但記住當你在香港尋求庇護時，你就已是被標籤為非法入境香港，所以沒有香港身份證，沒有旅行證件，沒有權利。慶幸的是，香港政府開始提供一點支援，是透過社會福利署發放，我想提醒一下香港社會福利署是不會向難民及尋求庇護者提供直接援助，他們外判另一機構，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提供援助予難民及尋求庇護人士。那他們會得到什麼援助呢？住宿會有 1500 元資助，但在香港 1500 元，你可以得到什麼樣的房間大家都明白，租金直接轉帳業主，這是每個月成人資助額，而小朋友資助額就是一半，另外他們會有 1200 元食物津貼，但並非現金，還有電子券，一張卡的形式，只能在百佳用，只有一間超市可以接受，他們同時也可以使用公立醫院，但因他們沒有工作的緣故，不能負擔醫院的費用，所以社會福利署亦會豁免，必須先得到豁免書，而豁免書有效時間只有 24 小時，然後才去醫院，你才可以得到適切的照料，順帶一提，我們收到很多投訴，無論你是身體有什麼問題，你只會得到止痛藥。難民家庭的小朋友是可以上公立學校，直至 18 歲，而政府會支付學費及書簿費，但不包括校服，文具或雜費，小朋友要上學可能都沒有文具。我剛剛所說的都是難民的生活，尤其資助的部分，有見及此，慢慢發現很多非牟利機構介入去填補空缺，而以下是一個簡單的例子，在百佳沒有電飯煲賣，只有米，如果你沒有電飯煲，你又怎麼可以吃得上米呢？沒有煮食爐亦是其中一個重點，他們很多生活上的需求都沒有辦法滿足，譬如你可能會見到一些難民需要住在空蕩蕩的房間，沒有床，沒有床墊，而非牟利機構就正正提供這些支援，所以不能工作，有限度的援助，不能規劃明天，以上就是難民及尋求庇護人士的生活，只有吃和睡，除非非牟利機構舉辦一些活動，譬如外出、課程等等，他們才有機會外出看看，甚至他們連交通費用亦不能應付，非牟利機構需要為他們負擔交通費用，他們才得已出席這些活動。

Marija：但是這些活動就給他們提供了很多心理健康的支援，亦給他們生活之中提供一點色彩。

Aimé：如何渡過以上困境呢？基本上有兩個希望，如果案件被接納，其中一個希望就是獲批難民身份在香港合法工作，而另外一個機會就是你得到聯合國難民署的難民身份，然後到另外一國家生活，這就是難民及尋求庇護群體的兩個希望，而這些機會，在過去 13000 個個案裏面，只有 350 個個案獲批，那麼他們究竟如何克服這些困難呢？以我個人為例，只有自己一個在香港，沒有任何家人陪伴我，太太不在這，我的孩子亦不在我的身邊，已經 18 年了，但我有兩樣力量泉源，第一就是我的信仰，我相信每件事發生都有它的原因，而第二樣很重要的，就是我很明白我為社區付出的，當我付出的同時，其實亦給予我很大的幫助，我希望更多的人享受給予社會，而這兩點亦是我最大的支撐來源，當然，我太太亦都無時無刻地支持我，雖然她身在遠

方，但永遠大力支持，但對於其他人來說，我有時都未必能夠理解他們如何渡過這些難關，所以我們為什麼需要心理建設的活動，同時我們亦會舉辦活動讓他們可以放鬆，分散下他們的注意力，不要總是想著他們的問題。

Marija：我們談了很多難民及尋求庇護者群體，你亦是來自非洲，這個身份對你來說是一個挑戰嗎？或者在香港來說是好事嗎？你的身份會影響你在香港建立自己的家嗎或者在香港感受到被歡迎嗎？

Aimé：這也是一個非常的好的問題，我非常感恩現在情況開始慢慢轉變，我剛到香港的時候，有香港人問我家有沒有米，我當時的反應就是說不是吧，但現在就並非這樣了，對於深膚色的人士要在香港生活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而我怪的就是老師，香港的教育制度，香港群體所了解的非洲就是叢林，飢餓等等，但事實並非如此，所以當我跟別人說我在非洲有開車時，他們都很驚訝，甚至會說你不是來自非洲的，但我是呀，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和曾經是，但現在所有事情都越來越正面，我從來都沒有想過非洲人會同華人結婚，但現在非常常見了，我們也有很多朋友是與華人結婚的。以上種種都是挑戰，但後來我明白其實並非對非洲的誤解，而是對外國人整體，這也是本地的文化吧，接納外國人並非他們本地的文化，但幸運地，事情逐漸有所改善，例如我和隊員在打籃球時，他們自豪自己可以用英文溝通，或用廣東話爆粗，他們會覺得自豪。外來人士及本地人都很不同，所以我會說現在我覺得香港的未來非常明朗，加油，繼續努力，繼續，宣揚讓香港社會知道，香港是有一個群體永遠被遺忘，訴說在另一邊廂不同人在香港生存的故事。而且香港亦是國際城市，這亦都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應該要繼續保存香港的多元，對外來人的接納，應該要變成香港最重要的，繼續成為香港的核心價值。

Marija：是的，開初時你提及你會在香港繼續生活一段時間，那麼你覺得自己未來會在哪呢？

Aimé：我覺得我未來應該會在一個更好的地方吧，更好的香港，回望 2004 年來到香港時，香港已經改善了很多，我從來沒有失去希望，我看到香港有更好的未來，當然我還是會想起一些歧視的行為，租房的時候，看見你的膚色，你就知道答案了，連租樓都有困難，但現在是所有事情改變了很多，尤其我在學校或者大學時與年輕人接觸，我可以感受到香港有更美好的將來，而我們需要做的就是繼續將意識帶到社會社區各層面，尤其向年輕人傳播信息，因為他們就是社會的主人公。

Marija：很開心你是如此樂觀，很令我安慰的是，你看到香港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而你對未來也有希望，來到節目尾聲，如果要用一詞去形容你在香港的生活，你會怎麼形容呢？

Aimé：謝謝你的問題，我會說香港是一個學習的空間。

Marija：很好，感謝你 Aimé！